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校刊 非賣品 增刊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八八

創 辦 人	張 其 湖
發 行人	張 其 湖
社 長	鄭 嘉 武
副 社 長	王 志 文
編 輯 行 執	李 福 齡
行 發	蕭 惠 清
行 發	蕭 惠 清
行 發	蕭 惠 清

真念吳/

漫談電影與文學

其實我覺得和大家用討論方式來進行比較好。我一個人站在前面講沒什麼意思，我也不敢說知道得比較多。雖然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人自己根本不知道還有能告訴別人的事。所以我只講一點點，剩下的時間讓各位來發問。

我開始的時候是寫小說，小時候家裏的經濟狀況不太好，就是很窮啦！所以我初中畢業就到台北來做事。十六歲的孩子能幹什麼事？根本只是混日子。有一次在一家公司做事，負責送壁紙，那天天下大雨，我騎腳踏車，壁紙一捲捲放在後座，雨下很大，路滑，車子滑倒，壁紙都滾進路旁的大水溝去了，亂七八糟，都弄濕了，沾了好多泥，我下車來把壁紙一捲一捲抱起來放在車上，但是去抱另一捲時，剛好放那捲又滾下來。那樣子很可笑，有點像朱延平式的電影。但是這是事實，不是電影。那時很多車子經過，我一個人在那裏手忙腳亂的，卻沒有一部停下來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需不需要幫忙？從那天起我就痛恨全台北市的人，那麼冷漠。我更常舉一個例子，我家住在礦村，我爸爸就是礦工。像去年發生很多災變，全民捐款。但是過去，小場面，沒人捐款，當時我就覺得這個社會有問題，但是沒有人來寫，所以我就覺得由我自己來比較好。寫稿常常被退稿。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如果寫一篇小說在中央日報刊出來，那全國各大報都能上。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要就要最好的，不然乾脆不要。我就拚命把稿子往中央日報投，結果拚命被退回來。那時覺得心中充滿了正義感，但是收到第一次稿費時覺得很好賺。我那時月薪八百元，一篇稿費就陸伍拾元，正義之心就被蒙蔽了一點，各位以後踏入社會也是一樣，第一個月薪水一領，什麼不滿啦，正義感啦，就逐漸不見了。

再來是當兵那段時間，我當三年兵，聽說我是甲種體位的，因為沒近視嘛！陸一特，其中兩年在金門，哇！很壯觀，全部是男性世界。有一次金門缺水，很久沒下雨，有一次天下大雨，大家在碉堡討論敢不敢出去洗澡。結果大家都出去了，一出去，哇！大武山上面全是人，都在洗澡，很壯觀，真的。迎面走來一個人，一顆星的是，真鮮。在軍中可以接觸各式各樣的人，在座的各位男同學，畢業後儘量去當兵。我記得那時我們連上有一個人，他十五、六歲就上船了，有一次出海，被菲律賓的海軍抓了，所以我覺得菲律賓很可惡，這個國家沒有什麼前途，誰當總統都一樣。我常想那天老子有勢力的時候，我要去說服海軍總司令，第一件事就是把菲

律賓消滅掉。我們連上那個人被抓，不知怎樣被毒蛇咬了，胸膛上的傷口後來爛了一個洞，他說可以看到骨了。那時他就到處找什麼藥草來敷，弄到後來沒辦法，看到樹葉就拿來試一試，後來也不知道怎樣，竟然給他弄好了。我聽了他的故事，心裏就覺得他好可憐，因為他家裏也是狀況不太好，跟我一樣。我想他心裏一定有些恨，結果他把傷口指給我看看，說：「你看，這有像澎湖嗎（台語）」他是說他那個傷疤像不像澎湖的地圖。我以為他心中一定充滿憤怒、怨恨，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所謂的胸懷問題。就像台語說的：「卡大條筋。」就是神經比較粗。有些人用比較粗的神經來面對事情，有些人用比較細的神經。後來我寫小說，用了很多在金門的事情。不寫學生，學生很愉快嘛！沒什麼可以寫的，你們最大的煩惱頂多是失戀或是被當。我可能會去寫勞工保險的問題，有一次寫了一篇小說，登出來以後，收到一封信，某某郵政信箱寄來的，要我某月某日某時到某地去，要和我溝通一下。那時我心裏有些怕，又有些興奮；怕的是不知會有什麼後果，興奮的是我終於寫了一個引起他們注意的東西了。那時不知要不要去，我朋友教我回信，寫說本人那天沒空，請於某月某日某時到舍下一談，結果沒人來。

寫小說是自己窮過癮，看過最多遍的往往是作者自己，其次是自己親近的人或朋友，再其次是大學生。結果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希望寫小說能讓我爸知道，讓礦工們知道，有人在關心他們。（下轉第二版）

〈耕雲的筆〉 ■華岡詩社

鄭愁予介紹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嗚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錯誤）
蕭蕭說：「鄭愁予的名字寫在水上。」三十年來愁予一直是行雲流水的象徵。他的詩風清靈婉約，長於形象的描繪，準確明朗，聲韻美好，尤其詩作的內涵，多有「浪子意識的變奏」。楊牧評他是新詩運動以來，最能把握表現此一題材的詩人。但出國後，題材多，風格也變得多而不具

一格了。
「錯誤」是愁予最膾炙人口的一首詩。首段兩行均低二格，賦予了「詩序」的作用，並且第一句暗示了「錯誤」之來由。二句描繪了女子的「等待」。「蓮花」、「開落」以傳統意象的典麗表現時序之變遷，以及女子芳潔容顏的逝去，此二句極富詩的張力。
第二段寫女子的自我封閉，配合蓮花堅貞情誼的意象。夕照蒼茫，然等待不來，三月春帷應揭未揭，而「緊掩」卻預留閉窗線索。
終於，匆匆過客的「我」，給女子帶來了激動的喜悅，第二段所描繪的封閉心靈差一點就開放了，然而，喜悅落空了，因為「我」不是歸人，只是「過客」，這是個美麗的錯誤。
守候女子的失望惘然，是否也讓你想到浪子無休止流浪的悲感？愁予原名文韜，河北人，一九三三年生自一軍人家庭，童年時代隨父征戰，馳騁於大江南北。中興大學畢業後，曾在基隆碼頭任職多年，台灣的風物情感塑造他的藝術背景，襯托廣大的中國局面。一九六八年赴美，為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現任教於耶魯大學。詩集有「夢土上」、「衣鉢」、「窗外的女奴」等以及近作「雪的可能」。

自然之美

世界之美，在於有情。文學家、藝術家，所歌頌的都是一個有情的世界。
對所親者有情，對所愛者有情，對所感激崇拜者有情，對國家有情，對鄉里有情，對一切貧病痛苦者皆有情，因諸有情，始造成溫暖的人生，溫暖的世界。
有人慨嘆於世界黑暗，人生冷酷。但不，不，有黑暗，何能顯示光明？不，有冷酷，何能顯示溫暖？不，有坎坷艱苦，何能顯示有情之可貴？
有人慨嘆於自身力量的渺小。一根火柴的光，既微弱又短促，但千萬根火柴，即可照亮一大片黑暗；這一根火柴滅了，另一根火柴又點燃了，光明相接，光源無盡。人人皆可為火柴，皆可發光，世界多一點光，即多一點美。

(上接第一版)

有一次去做智商測驗，聽說我智商很高。後來就去搞電影，電影這種東西很有魅力，可是我發覺電影界的智商也只有七十左右。電影這東西，只要一天不做就會被遺忘，我們的政府希望我們活在健康純潔的世界裏，所以對電影的檢查很嚴格。根本上我認爲什麼限制級、普通級是一種很愚笨的辦法。一個導演拍戲的時候，他不會去計較這衣服要脫到那裏，打架的時候，一刀子刺下去要刺多深，這很無聊。

我覺得寫劇本的過程要比寫小說痛苦，寫電影無聊與導演等有一番爭辯，結果總是導演勝利，說真是爭辯時導演演服輸，但是鏡頭在他手上，你辯贏了沒有用。而且電影出來的時候，又要接受那些批評的意見。寫小說，人家如果不愛看把報紙丟掉就好了。但是電影不一樣，人家花錢買票來看的，一個不對，搞不好祖宗八代都被罵進去。電影最大的魅力在麻醉觀眾。我跟太太說，起碼在我能控制的範圍內，不願意讓小孩白癡化。當一代女皇開始演戲的時候，我就帶小孩在外面晃，我不想讓他看這樣的電視。現在最大的茫然，是一個國家電視好壞與否和文化有關。臺灣都受好來塢式的文化。這一兩年來，第三世界的電影逐漸受到矚目，他們的機器不好，底片不好，但是那個內容嚇死人，很震撼！最近臺灣的電影也漸受矚目，像侯孝賢、楊德昌，他們在國外常被提到，但是在國內都是片商一聽就頭痛。一個國家文化能容忍的，已構成一個很穩定的形式。我弟弟唸高中時，什麼事都問我，後來考上大學，卻一付什麼都懂的樣子，常常動不動就說：這是什麼嘛！……然後哇哇哇哇哇哇大罵一陣。其實有些事他根本也不懂，就裝很懂。這是學生的通病。

再舉個例子，像「青梅竹馬」和「童年往事」，外國人最接受這類的電影，基本上你給他一個完整的故事，一個新的手法讓人家一看就懂，覺得不錯。教育都是直接給我一個答案，電影也是如此。我想告訴大家，電影商業性格太重，和小說不同。侯孝賢過去是商業性很重的導演，像什麼「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踏」等，但是他在這些電影裏就出現了很多清新的東西，我那時還不認識他，就覺得這個人是個天才。「風櫃來的人」是侯孝賢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他會和群眾結合，但當他成長了，他卻得不到人們的認同，只好在外追求肯定，來支持自己。我問我妹妹最近看什麼電影，她說「結婚」。我就問她看過結婚的小說沒有，她說沒有。那部小說是描述一個女孩子面對感情時的一種執著，一種任性，以及男孩子相對的逃避、懦弱。小說裏面表現得很好，但是電影卻沒有把這些表現出來。陳坤厚拍這部電影，只是把它拍得很浪漫，鏡頭很美，沒有把小說中最好的部份表現出來。

我覺得無論是電影或文學創作，都站在一個滿足挫折的環境中，想做很多事都沒有機會做。今年本想做些事：有些臺灣的人到香港和大陸的親人見面，電影應該讓後世的子孫看了以後知道祖先們以前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裏，如果要撒謊，那乾脆不要做了，說說大家都會，所以我和楊德昌說了很久，終於放棄這個計劃。我做「舞女」這部電影的時候，就

很多人去看。我覺得這部電影是一個試驗，我想知道那些風塵女郎看了以後的反應，於是放映時就到戲院去，我注意到她們(有些很容易認出來)剛進去時，一大票嘻嘻哈哈，一面吃零食，一面哇哇哇哇哇哇大聲地說話，但是電影演了一陣出來，我那時很快樂，至少我觸到了她們心裏的某種感覺。有些電影的題材不是寫自己的理想，而是要訴求某些現象，看這些，看那種。我們最不清楚知識份子要看那一種電影，因為你們喜歡看的和你們講的不一樣。我和朋友說：「做電影啊！要考慮到大學生的喜好。」但卻有人說：「不要考慮他們了，他們想的和他們講的不一致。」這一、兩年來，國片真的已經進步很多了，至少我們的電影已引起外國一些重要影展的注意。

問：大概能再回去寫小說嗎？

答：寫小說是我喜歡的，因為寫小說比較自由，寫小說可以從頭到尾讓自己的思緒完全發揮，但電影卻不行。

問：最後一次發表小說在何時？

答：大概是七十年吧！

問：看「童年往事」的時候，我懷疑拍戲的時候似乎時地有所侷限，需要相同的經驗才能看懂。

答：並不是侷限在某個時地。我看完這部電影，最大的衝擊是小時候總覺得外省人是高高在上的，什麼警察局裏警官的孩子、校長的孩子，都穿得乾乾淨淨，黑皮鞋、白襪子，就像課本上的插圖，然後老師每次都把模範生頒給他們。看了「童年往事」，才發現外省人也有深沈的痛苦和悲哀，他們來臺灣本來是以為只要住一陣子就可以回去了，但是一晃三、四十年了。這一部電影，我每多看一次，感動的地方都不一樣。要求電影把觀眾當做有思想有神經的人，是侯孝賢的風格。電影是多方面的。臺灣目前這些人需要鼓勵，就像貿易需要在國際上取得一個面子。我沒去過土耳其，但是對他的感覺卻不變，覺得那個國家很差。有一個笑話，去香港時碰到大陸來的人，跟他說：何時來臺灣玩玩？對方說：臺灣是那一年解放的？在大陸上很多人對臺灣一片模糊，他們根本不知道臺灣，他們還以為臺灣解放了。中共近年來用一些新的導演，用新手法拍電影，然後把這些片子往外推，而且內容都是在罵共產黨，這很恐怖的，讓外國人以爲中共民

主得真快。他們的電影已經變成一種社會批評的利器了。楊德昌認爲經濟是影響人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海灘上的一天」就一直繞著經濟談。現在臺灣受到美國文化影響，什麼麥當勞之類的速食店，每天都有大批人泡在裏面，喝咖啡、

讀書、做功課，好像美式文化的臺灣變形。

問：「超級市民」中有許多違章建築，有人說會讓外國人覺得台北就是這樣，你覺得這種評論對嗎？

答：那麼你覺得不對呢？(問者搖頭)我最痛恨的是有瘡疤還怕人家講。問題是萬仁拍「超級市民」的時候，不是搭景的，全部都是用實景。如果你怕人家知道違章建築，那你就拆掉，蓋成國民住宅嘛！這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不去管違章建築，卻來管電影，這是本末倒置，如果說台北市沒有違章，讓我們找不到實景，那才高興呢！

問：不知吳先生能否提出一些名言與我們做參考？

答：我想大概沒有什麼名言吧！一個大學生應該有獨立思想的能力，除了課業之外，應該虛心地學習一些別的東西，此外要擴展生活層面，廣泛地去接觸不同的人、事、物。

問：當你創作時，是否會有瓶頸？

答：瓶頸是天天會遇到的，最大的瓶頸是題材。我個人最喜歡的題材是政治，政治影響到很多教育問題。小時候大人常說「因仔人有耳沒嘴」，因為我們常常有很多事不告訴小孩子。等到一旦長大進入社會，常會無法適應。

問：你覺得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答：有一個兒子！我常神經兮兮的跟我兒子說：「希望你將來比爸爸快樂！」所以我幫他買了一大堆書，給他以後看，我希望他能多知道一些事，不要像爸爸一樣迷糊。

問：電影要到什麼程度才算好？

答：我看電影，我覺得不好就說不好，看不懂也不覺得可恥。像各位，看過「安妮霍爾」沒有？看不懂哦！可是你們都不敢說不懂，對不對？別人問你，就大聲說「好！」怕人家笑你沒水準。其實很多東西的好壞是透過個人感覺而來，沒有一定的標準。

問：現在一般電影水準不高，請問該如何提昇水準？

答：其實我不讓小孩看電視，因為看電視的話，電視直接把一種感覺傳達給你，讓你不必自己去思考。我覺得這樣很不好。外國小孩訓練小孩，都是叫他們去外面玩，發展自己的知識，中國小孩則一切都是師長告訴你的。我覺得應該自我訓練，自己去選擇。

問：請談談你自己對生活的態度？

答：我個人很散漫的。人最大的壞處就是擔心自己不該耽心的事。我太太常抱怨我沒有給她一些時間。也許自己看過環境不好，基本上對物質方面的要求不高，所以也都過得還不錯。我覺得看到別人的經驗是很可貴的。我喜歡跟人平面接觸那種感覺。有時候我很喜歡坐公車，那種老式公車，兩排長椅子，坐在這邊可以看到對面一排人，各式各樣，很有意思。其實我不喜歡在台上講，我喜歡一票人一起講，一起討論。

問：你是個敏感的人，看到某些事，你是否會用小說或其他的什麼方式來發洩？

答：這是隨年齡有所改變的，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說，寫作當然是一種很好的方式。有時候不能直接把它寫出來，就用別的東西來影射。

英文學社施素婷整理

第三屆

華岡文學獎專輯

華岡地處山郊，有川林之勝，復以科系完備，人文薈萃，形成獨特的文學傳統，畢業的校友都能發揮自己的特色，為文壇中的尖兵，而華岡文學獎的起源，卻只是三年前的事。

舉辦華岡文學獎之議，始於七十二年度學生活動中心學術委員會提出，第一屆主辦人是英文系陳祥。因歷年的教孝月活動均有作文比賽一項，遂將文學獎列為教孝月系列活動之一，以一發揚倫理親情一為主旨，分新詩、小說、散文、劇本四組，獎金前三名分別是三千、二千、一千，佳作若干名致贈紀念品。第二屆國劇組許俊榮主辦，規模、內容大致與上屆同，不過增加了專刊的編輯預算、頒獎典禮與社團總檢頒獎併於華風堂盛大舉行。唯專刊因種種因素一直未能編成。

到了今年，因教育部明定教孝月中的作文比賽必須照章舉辦，第三屆華岡文學獎遂獨立成為活動中心的大活動之一，累積了前兩屆的經驗，本屆的文學獎在精神上、規模上有了大幅的改革；獎金的提高，使對創作的鼓勵更加落實，獎座的建立，使文學獎有一貫的精神指標，評審我們以傑出校友為主，輔以文壇公正人士，從初審到決賽有了公平合理的制度。

本屆文學獎從四月一日徵稿到五月十日截稿，六月十日揭曉頒獎，收到稿件分別是新詩七十一件、散文五十二件、小說四十七件、劇本十五件，共一八五件，可謂盛況空前，來稿作品的量、質均為評審所肯定。最後才決定出各組作品中的前三名及佳作。

這本書的出版意謂著「第三屆華岡文學獎」的工作全部結束，也就是「第四屆華岡文學獎」登場的先聲，在欣賞、恭喜本屆得獎人的同時，也復懇能上緊發條，努力筆耕，第四屆華岡文學獎，等您來拿！

小說總評

許家石

看完文學獎的二十幾篇小說後，作為讀者也兼評審的我，衷心的感覺，不僅只是吃驚而已，這些小說固然有好壞之別，但是幾篇排名在前的作品，非但顯示了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學技巧，作品的視觀點，也十分深刻而精緻地接觸到校園以外的另一個廣大世界，比如說：「紅顏依舊」和「天堂之戲」這兩篇作品，無論是競爭華岡文學獎，或者是角逐學校以外的文學獎，都足以獲得相當肯定的評價，因為兩篇作品，都有力而尖銳地剖析了現代人在角色上的複雜與無以肯定，都強烈而敏捷地詮釋了現代男女在成長過程中所付出的莫名的代價！

如此精確的洞察及呈現，正是寫好一篇文章的主要條件之一，換而言之，好的文章，在面的陳述上，絕不以單純的校園、單純的社會主義或單純的實用主義為滿足，好的文章，只是完整的、美好的去表現一組事件、一組意象，和一組概念，離開了表現，去談動機、去談主義、去談本質或形式，實際上都已離開了文藝的範疇，將文藝的充分條件，當作了必要條件去處理。

而我有幸看到文學獎的諸多作品，並未陷入這種陷阱或泥淖之中，「紅顏依舊」和「天堂之戲」以完整的文字，嚴密的敘述，分別切合了現代社會中的男女，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作為華岡第二屆的校友，我常聽人說今不如古，我想這句話是錯的，假如你看了文學獎的作品，你會發覺，現代年輕人，遠比任何一代，更接近這個時代的真實！文學獎也有一些有缺點的作品，這些作品犯有以下幾個共通的問題，比如結構和組織的鬆散，這點使作者無力控制自己作品的最終走向，比如人物塑造的氣息奄奄，這點使全篇作品讀起來有如會議紀錄；比如渲染經

驗以外的憑空想像，這點使作者的通篇陳述，有如一場不切實際的夢魘；比如文字精確度的欠缺，這點使作品的呈現及意象，有如一盞走馬燈，誰也找不到誰；比如作者意圖過份介入作品，這點彷彿一名編劇在劇場中衝上舞台向觀眾詮釋自己作品一般毫無禮貌而粗魯！

在文學獎作品中，以上的缺點都是可以原諒的，因為這是初始創作之際難免的瑕疵，但是，這些缺點也都是不可原諒的，因為這會使一篇作品，不成其為作品！

文藝素來是華岡的重要傳統，歷屆以來，華岡校友踴躍參與文學獎實在不乏其人，這次我有幸參與文學獎的工作，給我的最大感受，便是這種傳統始終無礙會繼續延伸下去，不過，更令我關切的是，文藝畢竟不是時代在歷史中的唯一見證，單純的文藝化，事實上與單純的科學化、單純的社會化或單純的功利化有異曲同工之弊病，換而言之，作一個人，絕對比做一個文學人、科學人更重要，因為人是文學人、科學人的根本！

如果這次作品中，有什麼基本的缺點的話，這個缺點便是過份重視文藝，過度雕飾文藝，而忽略了從一個實在的、人的觀點來從事創作，所謂結構、表現、文字、意象這些毛病，不過是從上面所說的主要基點延伸出來的一些枝節罷了！

所以梁實秋先生說，寫文章像作人！關於這點，是我拜讀這次作品之後的一點心得，拿到這裡和我的學弟學妹們彼此互勉！

新詩總評

陳明台

今年文學獎的評審，除了文化大學之外，還受聘淡江大學主辦單位之邀有所參與。文藝化的參加作品（經初選淘汰者），給我的感覺是整體而言平實，缺乏突出之傑作，雖有組曲或連篇之形式，但大抵以小品為佳。我的評審標準約而言之，則有以下數點：

(一) 詩質之呈現，既為詩作，自當以詩質之呈現為首要要求。

(二) 語言之要求，詩是語言的藝術，語言之表現可以看出創作者之能力。

(三) 完整性之要求，詩不只要怎麼寫，也要要求寫什麼，這雙重表現的完整性，吾人宜加重視。

(四) 校園文學之特色，大學生之環境、精神風貌，均有塑造校園文學特色的可能性，校

園文學的構成正足以顯示學院青年之精神流向，當代青年精神之投影，從此一思考點，我渴望發現優秀的校園詩。

依上述之角度，我選出的作品中，以最高分九分為首名，其餘佳作七分計五名，也依偏好與標準排名次（一名、二名、三名），第三名則以同八分而暫予並列。基本上，我也以同風格或主題相近作品只抉擇其一為原則，儘量避免單一性，而希望能呈示華岡詩貌的多樣性。

總之，評審之際雖力求客觀，再三品若，仍難免有依偏好而決定先後次序之虞，全體而言，詩的創作乃是長期而須堅持的追求，願與諸君共勉之。

劇本總評

陳雨航

這十五篇佳作參差甚大，有頗草率粗疏甚至至在劇本裏以文字解釋說明而無法「演出」的；卻也有幾篇相當出色，令人擊掌。

在題材內容上，觸及的多是感情及大學生生活的範疇，這是可以想見的，但卻受許多通俗劇（特別是電視劇）的影響——壞的影響居多。於是有些離奇詭譎的劇情，卻缺少更深的心理挖掘，想當然耳的情節進行是無法令觀眾認同的，因為人物顯然的缺少生命

有人試圖跳開個人或校園而進入社會題材，卻也犯了類化的缺失——有兩篇作品裏都有舞女的角色，她們都說了相同的話：「當我在百樂門的時候，如何如何風光……」當年在百樂門的時候，「開門來啊」、「裸奔事件」、「槍聲」顯然較成熟而遠超越其餘的作品。這三個劇本要分個高下，相當為難，因為它們都各有它們的優點。

「開門來啊」感覺上劇場效果的潛力高，劇作者也深諳劇場的一些效果，內容也反應了現代人外在和自我的矛盾。

「裸奔事件」語言生動，氣勢不凡，深刻反應了某些大學生的徬徨的生活和情慾世界（在這裏不作道德的批判），人物也各具個性，看似簡單，倒也中規。

「槍聲」語言生動貼切，情節進行也很緊湊巧妙，是個成熟的編劇者。

小啓：第三屆華岡文學獎專輯已出刊，請投稿人及各社團至中心學術委員會領取。

民族掃墓節專文 ■ 陳美玲

緣定三生

「媽媽很後悔，年輕的時候那麼不懂事，在外婆的生日或母親節的時候，總放不你們，回去陪陪自己的媽媽，送點東西給他。有一回，送了她一塊布料，那時候，家裡的經濟也不是很好，只是一塊粗布，可是她好像收藏珍寶一樣，捨不得去用，有時候會拿出來看一看，念一念我的名字……」

媽媽的眼淚，閃在那張很慈祥的臉上，而我陪在一旁，眼淚掉得像四月的雨。
「現在想送也沒有辦法了，只能向著北，輕輕的叫聲媽媽……」

娟慧楊 ■ 〈文專節墓掃族民〉

您看去我等！公阿

記憶裏，在我好小小的時候，您的頭上只有幾根白頭髮。您常常是我們兄妹的經濟銀行，而我們是只有支出而沒有存入的客戶，是不需要拿存摺印章就可以領錢的小霸王。唯一為您服務的，就是趴在您背上拔您的白頭髮。卻常因為氣小，拉了白頭髮，拔不下來，老把您弄得哇哇叫。等我長大一點，驚訝地發現不知什麼時候您的頭髮已全白了。
自小我就是個賠錢貨，一出生就有先天性的心臟病，別人都嫌我愛哭，只有您老抱著我心疼地捏捏我的臉，好像在說：「可憐！這麼小就受這種折磨。」於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就成了您的小跟班。您和叔叔下棋喝茶時，就把我抱在腿上，我抬頭看著您滿是皺紋的臉，伸出手去玩那些黑白棋子，覺得好幸福好滿足。

在九歲時，醫生宣佈我若不立刻開刀，就只能活半年。那是我一生中痛苦的日子，在學校常暈倒，爬個樓梯就氣喘如牛，手指磨得發紫。不得已休了學，躺在牀上，看著窗外的同伴們。在玩耍高、過五關的遊戲，我卻連爬起來的力氣也沒有。爸爸託人到台大醫院詢問，知道了開刀手術的費用高達十萬元，在當時夠買好幾甲田了。阿媽說我是個女孩子，救活了以後也是別人的，何必……
就在我昏迷時，您堅定的說：「一定要救活她，我的乖孫女不能死。」後來媽媽告訴我您賣了後庄的三甲田又向農會借了一些錢，親自隨著救護車送我到台北。

在八個多小時的手術後，我睜開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穿著加護病房無菌外套的您，您的眼濕了卻又很勇敢的忍著不讓它掉下來。您的頭髮更更白了，臉上的皺紋更深了，還努力的擠出微笑，握著我的手說：「丫頭，你好偉大。沒事了，以後就沒事了。」
在台大醫院住院半年裏，您遠從屏東到台北好幾次，爸爸老跟阿公您說老人家不適合坐長途的車，您卻不以為然的女孩子爭口氣。

病倒後您就沒再起來，您過世的那年，大哥拿到了碩士學位，兩年後我考上了大學。阿公，您知道嗎？我好想親口告訴您，女孩子也是有出息的。但是在這還沒能報答您的恩情時，您卻已遠離我們。在對您的恩情上，我依然是只有支出沒有存入的客戶，我依然是只有您安葬的地方，爸爸說那裏風水好，而且又合您的生辰八字。我倒寧可相信是因為您的墓地前方是我們的老宅子，那裏有您年輕時的愛情故事，有我們兄妹的童年，更有您的辛勞和血淚所留下的產業。選擇面對這個您熟悉的環境，我相信阿公您會滿意的。
昨天從盒子裏拿出您給我的手錶，除了錶面有些磨損外，指針還硬硬地走著，只是您墓前的青草應是綠了幾回了，撫摸著那個錶我似乎聽到一聲衰老而悠長的嘆息。
去年清明，大家上您墳去撿骨，我卻因準備考試而沒回去，阿公！我真不孝，我再生的生命是您賜與的。今年無論如何我都要到您墳前看您，跟您懺悔。

灑向坑裡，一把、一擲，一把、一擲。
我不敢去想，那會是一種如何錐心的告別。祖母也走了。跪在祖母的身旁，哭得累了，仰起頭，只見一旁的父親，帶淚的眼中，滿是感恩、虔誠，還有他一切的童年、往事……。也僅有那麼一次，看到我最崇拜的父親，眼中有淚。
祖母的門前，有棵玉蘭樹。最後一次見到她時，正趕在時將盡的季節。濃濃、軟軟的玉蘭花香，嵌在心裡好緊。認真的在想，如果那時我不是僅有十四歲，那麼，我會更珍惜一身黑布衣上的風霜；土磚屋外的稻田……甚至更了解門外那兩間上了鎖的廁所的用意。
就只能站在一旁的黃泥道上，望著那條筆直、長長的寂寞路。從小就沒叫過爺爺、外公。現在，連祖母、外婆也沒有了。每回聽到同學們說：外公如何、外婆如何等等時候，心裡會有種很祥和的聲音在說：是啊！我的祖母也有一手好手藝；而對外婆的印象，則像她老人家門前的那一排曇花……。從爸爸的淚水裡，從他們遙遠的眼神中，我知道，我要更愛我的至親爹娘了。
回家去把！仔仔細細的去看看爸爸的皺紋、媽媽的鬢霜；天國也許寂寞，好好的給另度空間的親人，在清明雨裡，有更舒適的安息地。
在千萬年前，在三生石上，定下了今生今世的緣。如果一切能重來一次，我仍要是我祖母、外婆的孫女，我親愛父母的女兒。

敬悼 張創辦人 張曉峯先生

這是個怎樣的天命？令我自十多載悠遊的臺灣中部，飛赴更近北的山城。身在華岡，望雲而遙想宋朝的白鹿洞書院，也悼您猶如緬懷朱熹。
最近我常走向大忠館旁您魂恆久的歸所，（先生還未入厝吧？）不告而席坐，坐看觀音山形及夕照的淡水河。那時我正遺忘了憂鬱，方騰空的心遂盡飽滿了此地的風。我也自足於獨處的沈靜，或許沈靜中飄浮著您曾經的意念識見。雖我渾然不覺，行止卻愈將肖像。因為華夏子孫，中國文化一脈相承的緣故。
宿舍裏多風，所以也富傳說。夜來風勁，屢屢不請而呀然推門，總有室友會習慣地問道誰呀？然後寂靜如前。人說夜裏莫踢被子是爲了怕著涼，但著涼的機會也許不多，一冬踢幾次也無妨。因為，您陪著遊子日日夜夜。
最爲我敬者，不死的魂魄；留我悼者，惠世之遺跡。此間不得再見您，因您等我的光陰在歷史中。